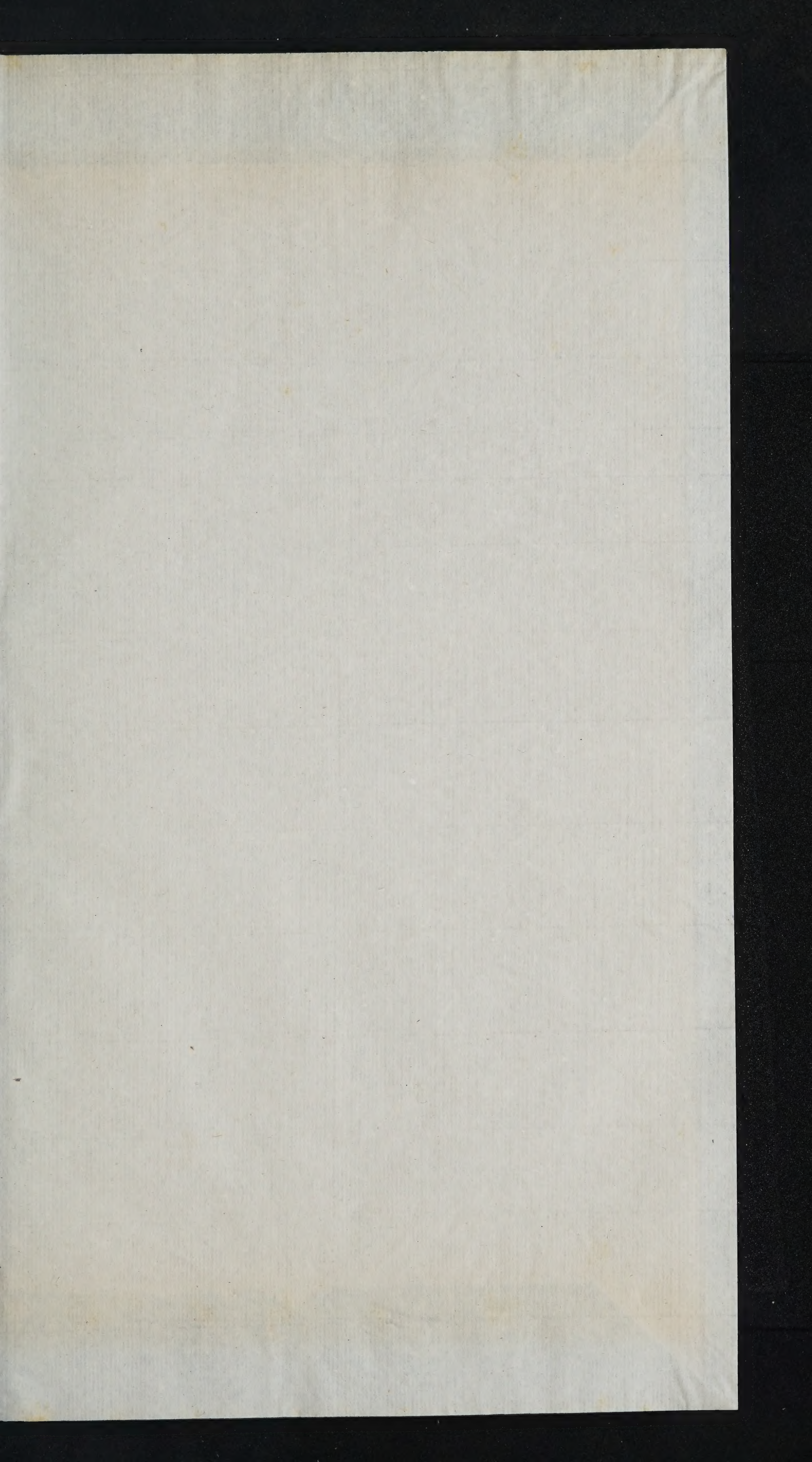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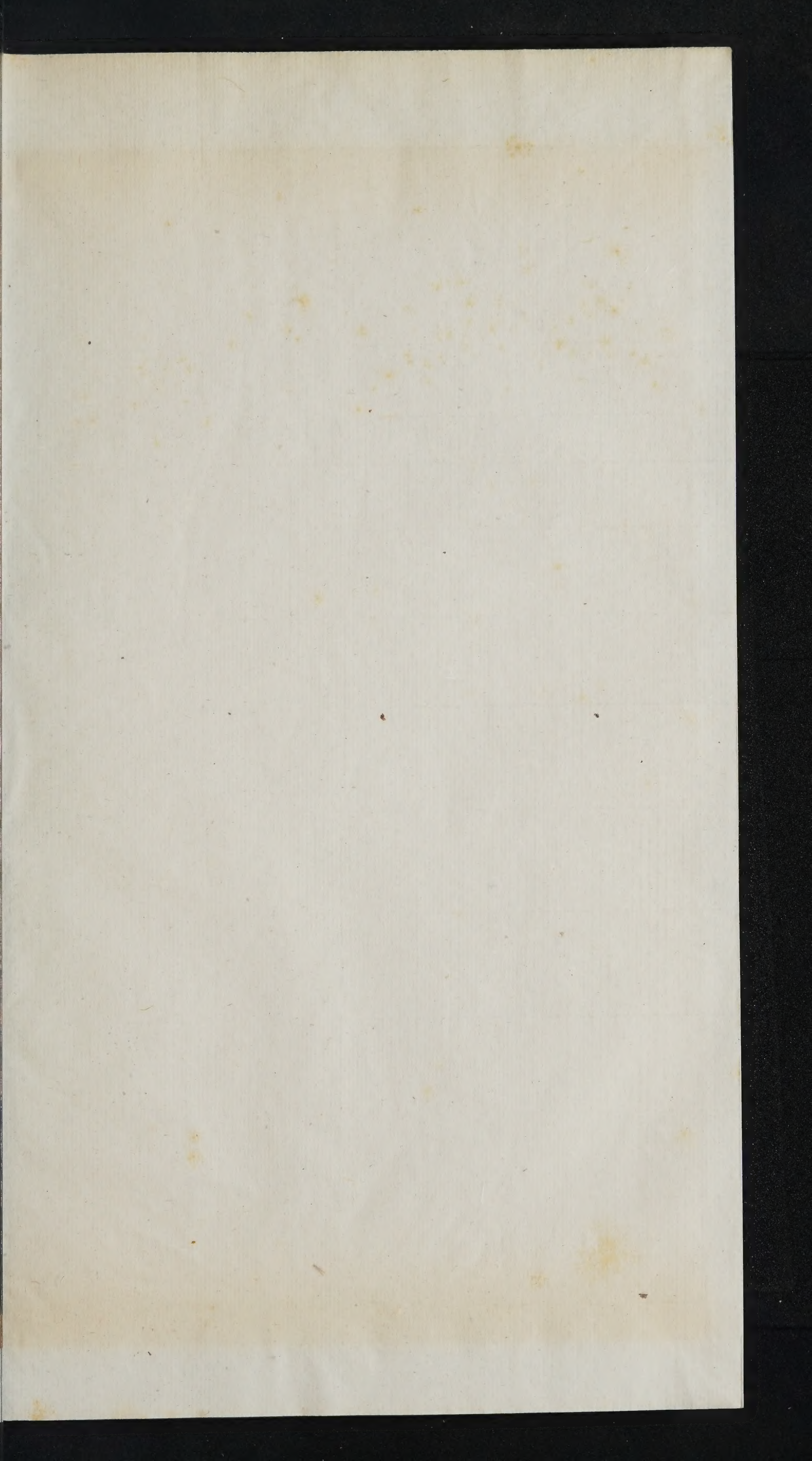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十三

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閑適

與元丹丘方城寺談玄作

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滅除昏疑盡領畧入精要澄慮觀此身因得通寂照朗悟前後際始知金仙妙幸逢禪居人酌玉坐相召彼我俱若喪雲山豈殊調清風生虛空明月見談笑怡然靑蓮宮永願恣遊眺齊賢曰莊子齊物篇南郭子綦曰今者吾喪我汝知

之乎注我自志矣謝靈運七里瀨詩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注謂音聲之和【王】贊曰莊子曰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教竊竊然知之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此言人之幻身由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成也虛皇四十九章經云予知悲人不能悲身地水火風假合四大埏土爲器托炬火中而得堅固予身猶器法猶炬火能捍予身成不壞質維摩詰經云是身無我爲如火是身無壽爲如風是身無作風力所轉楞嚴經佛問圓通文殊師利法王子說偈對佛口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又曰爾時世尊問維摩詰汝欲見如來爲以何等觀如來乎維摩詰言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不觀王皇本行經曰忍辱修行三千二百劫始證金仙號曰清淨自然覺王如來教諸菩薩楞嚴經云風性無體若生虛空汝衣不動何因無拂空性常住風應常生若無風時虛空當滅若有生滅不名虛空名爲虛空云何風出虛空寂然不參流動如來藏中性空

眞風清淨本然周徧法界維摩經偈曰目淨脩廣如
靑蓮心淨已度禪定楞嚴經縱觀如來青蓮花眼

尋高鳳石門山中元丹丘

尋幽無前期乘興不覺遠蒼崖渺難涉白日忽欲晚
未窮三四山已歷千萬轉寂寂聞猿愁行行見雲收
高松來好月空谷宜清秋溪深古雪在石斷寒泉流
峰巒秀中天登眺不可盡丹丘遙相呼顧我忽而哂
遂造窮谷間始知靜者閑留歡達永夜清曉方言還

齊賢曰王子猷曰乘興而來興盡而反士贇曰列子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班固西都賦樹中天之華闕翰曰中天言高及天半

安州般若寺水閣納涼喜遇薛員外乂

翛然金園賞遠近含晴光樓臺成海氣草木皆天香忽逢青雲士共解丹霞裳水退池上熱風生松下涼吞討破萬象搴窺臨衆芳而我遺有漏與君用無方心垢都已滅永言題禪房〔齊賢曰〕晉志海傍蜃氣成樓臺青雲之士見前梁武帝與達磨言朕造寺寫經度僧有何功德對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繫曰曰神無方而易無體〔士贇曰〕莊子曰古之真人翛然而往翛然而來黃庭經云黃庭內人服錦衣紫霞飛裙雲氣羅繹藏經起信論問曰諸佛無邊方便能於十方利益衆生何故衆生常不見佛或覩神變或聞說法荅曰如來實有如是方便但要衆生其心清淨乃爲現身如鏡有垢色像不現垢除則現衆生亦爾心未

離垢法身不
現垢離則現

魯中都東樓醉起作

昨日東樓醉（一作城飲）還應（一作歸來）倒接䍠阿誰扶上馬不省下樓時（士贇曰）山簡倒着白接䍠亭見前

對酒醉題屈突明府廳

陶令八十日長歌歸去來故人建昌宰借問幾時迴風落吳江雪紛紛入酒杯山翁今已醉舞袖爲君開（齊賢曰）陶潛爲彭澤令在官八十日見歸去來辭序唐建昌縣隷洪州豫章郡

月下獨酌四首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齊賢曰南史謝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楊惲書曰人生行樂耳選古詩曰行樂當及時士贇曰長門賦曰交得意而相親莊子人有畏影而走者走愈疾而影不離身曹植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謝靈運詩清波時凌乱漢書陸賈謂陳平曰君何不交懽太尉深相結又郭解入關中賢豪爭交歡嵇康詩旨酒盈樽莫與交歡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之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

既内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其二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已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賢聖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

齊賢曰晉志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主享宴飲食五星守酒旗天下大酺有酒肉財物漢武大初元年開酒泉郡師古曰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魏徐邈醉酒曰中聖人大祖怒鮮于輔曰平時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耳【士贇曰】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晉書孟嘉爲桓溫長史好酣飲溫曰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答曰公未

得酒中趣耳

其三

三月咸陽城（時一作）千花晝如錦誰能春獨愁對此徑須飲窮通與修短造化夙所稟一樽齊死生萬事固難審醉後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為甚

齊賢曰唐京兆府咸陽郡秦之故都莊子齊物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注曰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自謂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王士贇曰莊子孔子曰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子貢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得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王羲之蘭亭序曰况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又曰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

爲妄作列子楊朱曰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齊莊子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老子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亦何患後漢東平王蒼曰爲善最樂

其四

窮愁千萬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雖少。酒傾愁不來。所以知酒聖。酒酣心自開。辭粟臥首陽。屢空飢顏回。當代不樂飲。虛名安用哉。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萊。且須飲美酒。乘月醉高臺。齊賢曰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酒聖見上史記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論語回也其庶乎屢空張翰曰使我有後世名不如即時一杯酒畢卓嘗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足了一生矣金液見前王士贇曰史

高祖紀曰樂飲極驩古詩虛名復何
益古詩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春歸終南山松龍舊隱

我來南山陽事事不異昔却尋溪中水還望巖下石
薔薇緣東牕女蘿遶北壁別來能幾日草木長數尺
且復命酒樽獨酌陶永夕齊賢曰南山終南山也毛詩曰蔦與女蘿孟子子來幾日矣晉書王敦與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謝惠連詩漾舟陶嘉月爾雅曰陶喜也士贇曰隂鏗詩最夕看山月事事悉如昔詩云以永今夕

冬夜醉宿龍門覺起言志

醉來脫寶劒旅憩高堂眠中夜忽驚覺起立明燈前

開軒聊直望曉雪河冰壯哀哀歌苦寒鬱鬱獨惆悵傅說版築臣李斯鷹犬人欻起匡社稷寧復長艱辛而我胡爲者嘆息龍門下富貴未可期殷憂向誰寫去去淚滿襟舉聲梁甫吟青雲當自致何必求知音

齊賢曰魏武帝苦寒行曰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說命曰說築傅岩之野李斯出獄顧謂中子曰吾欲與爾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哉唐河南府河南縣有龍門山東抵天津唐兗州乾封縣有梁父山梁父城諸葛亮好爲梁父吟見前須賈謂范雎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王贊曰史記陸賈寶劍價直千金後漢陳龜表曰臣累世展鷹犬之用袁紹檄劉豫州曰舉師揚威並匡社稷陶潛辭曰

富貴非吾願

帝鄉不可期

、尋山僧不遇作　金陵

石徑入丹壑。松門閉青苔。閑階有鳥跡。禪室無人開。窺牕見白拂。挂壁生塵埃。使我空歎息。欲去仍徘徊。香雲徧山起。花雨從天來。已有空樂好。況聞青猿哀。了然絕世事。此地方悠哉。齊賢曰謝靈運詩韋葉入松門建康圖經梁武時有僧講經於長干山天雨寶花今有雨花臺士贇曰北山移文石徑荒凉徒延佇鮑照詩妍容逐丹壑別賦春宮閟此青苔色毛詩於乎悠哉

過汪氏別業二首

遊山誰可遊。子明與浮丘。疊嶺礙河漢。連峯橫斗牛。

汪生面北阜池館清且幽我來感意氣捶炰列珍羞
掃石待歸月開池漲寒流酒酣益爽氣為樂不知秋

齊賢曰陵陽竇子明與浮丘公也晉志宣城郡陵陽縣乃仙人陵陽竇子明所居又黃山圖經云黃帝與浮丘仙人煉丹於此王琦曰東漢書蔡邕傳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史高祖紀酒酣應劭注曰不醉曰酣一曰酣治也晉王徽之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秦嘉答婦詩為樂常苦晩秋者歲功將成之時也士有志而不遇功業未建年巳蹉跎往往感之而悲此則為樂之極不知老之將至忘其悲也

其二

疇昔未識君知君好賢才隨山起館宇鑿石營池臺
星一作大火五月中景風從南來數枝石榴發一丈荷

花開恨不當此時相過醉金罍我行值木落月苦清
猿哀永夜達五更吳歈送瓊杯酒酣欲起舞四坐歌
相催日出遠海明軒車且徘徊更遊龍潭去枕石拂
星苔齊賢曰禮弓曰曠昔之夜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淮南子曰共工景風之所生也靈帝於西
園起裸遊館引渠水遶砌渠中植蓮大如蓋枝高一
丈南國所獻其葉夜舒晝卷一莖四蓮叢生名夜舒
荷宋玉招魂吳歈蔡謳奏大呂伊訓注樂酒曰酣王
贊曰堯典注曰夏言星火獨指房心晉國語晉之始
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註曰自氐五
度至尾九度爲大火之次史律書曰景風居南方景
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淮南子曰距夏至則景風
至毛詩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毛詩我姑酌彼金罍任
彥升撰齊竟陵王行狀曰清猿與壺人爭旦古詩軒
車來何遲鮑照詩留連徘徊不忍散孫綽天台賦云

賤毋苔之滑石

待酒不至

玉壺繫青絲。沽酒來何遲。山花向我笑。正好銜盃時。晚酌東牕下。流鶯復在茲。春風與醉客。今日乃相宜。

晉賢曰鮑照詩清如玉壺冰秦王曰玉壺必求其所以乘酒德頌銜杯漱醪子贇曰禮記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書念茲在茲張茂先詩佳人不在茲

獨酌

春草如有意。羅生玉堂陰。東風吹愁來。白髮坐相侵。獨酌勸孤影。閑歌面芳林。長松爾何知一作本無情蕭瑟

爲誰吟手舞石上月膝横花間琴過此一壺外悠悠

非我心齊賢曰漢文翁爲蜀都守造講堂作石室一名玉堂獻帝時太守高朕於玉堂東復造一室詩大序曰不知手之舞之淵明詩揮杯勸孤影又過此何所須士贇曰楚辭秋蘭兮靡蕪羅生兮堂下又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毛詩悠悠我心

友人會宿

滌蕩千古愁留連百壺飲良宵宜清談皓月未能寢

醉來臥空山天地即衾枕士贇曰古詩滌蕩放情志何爲自結束鮑照詩留連徘徊不忍散劉楨詩清談同日夕謝莊月賦情紆軫而何託愬皓月而長歎此詩太白蓋用劉伶酒德頌幕天席地縱意所如之意

春日獨酌二首

東風扇淑氣水木榮春暉白日照綠草落花散且飛

孤雲還空山衆鳥各已歸彼物皆有託吾生獨無依

對此石上月長醉歌芳菲齊賢曰陸機詩蘋以春暉陶潛詩孤雲獨無依又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楚詞芳菲菲其彌章士贇曰陸機詩淑氣有時殞又蕙草饒淑氣莊子曰吾生也有涯

其二

我有紫霞想緬懷滄洲閒思對一壺酒澹然萬事閑

橫琴倚高松把酒望遠山長空去鳥沒落日孤雲還

但恐光景晚宿昔成秋顏齊賢曰陸機詩輕舉乘紫霞謝靈運詩復協滄洲趣淮南子曰澹然無欲而民自樸莊子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物銷亡曹植詩光景不可人沈約詩宿昔滅容儀

金陵江上遇蓬池隱者時於落星石上以紫綺裘換酒為歡

心愛名山遊身隨名山遠羅浮麻姑臺此去或未返遇君蓬池隱就我石上飯空言不成歡强笑惜日晚綠水向鴈門黃雲蔽龍山歎息兩客鳥徘徊吳越間共語一執手留連夜將久解我紫綺裘且換金陵酒酒來笑復歌興酣樂事多水影弄月色清光奈愁何

明晨挂帆席離恨滿灌波齊賢曰羅浮山麻姑壇事見前唐蓬池蓬山郡治蓬山縣唐代州鴈門縣有關謝靈運詩顧波黄雲起淮南子黄泉之埃上爲黄雲謝靈運曰賞心樂事游賦維長綃挂帆席士贊曰詩云執子之手晉書羅遵生謂兄企生曰作如此之離何可不執手鮑明遠詩徘徊留連不忍散

月夜聽盧子順彈琴

閑坐夜明月。幽人彈素琴。忽聞悲風調。宛若寒松吟。白雪亂纖手。綠水清虛心。鍾期久已沒。世上無知音。齊賢曰易云幽人貞吉曰潛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嵇叔夜琴賦初涉綠水石奏清徵又揚白雪發清角列子伯牙鼓琴鍾子期善人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無足與鼓琴者

清溪半夜聞笛

羌笛梅花引○吳溪隴水情○一作清寒山秋浦月○腸斷玉關聲○一作情齊賢曰馬融笛賦近世雙笛從羌起梅花引曲名士贇曰隴頭水事見一卷玉關事見二卷

日夕山中忽然有懷

久臥青一作名山雲遂爲青一作名山客山深雲更好賞弄終日夕月銜樓開峰泉漱階下石素心自此得眞趣非外惜颸啼桂方秋風籟歸寂緬思洪厓術欲徃滄海隔雲車來何遲撫巳歎息齊賢曰南都賦注颸大如猿肉

翼若蝙蝠聲如人號井山發文秋桂遺風莊子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西京賦洪厓立而指麾神仙傳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與博者為誰曰是洪厓先生郭景純詩右拍洪厓肩士贇曰江淹詩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春秋命曆序曰人皇乘雲車出谷口博物志曰漢武帝好道七月七日王母乘紫雲車而來古詩軒車來何遲陶潛詩撫己有深懷又歌竟長嘆息

夏日山中

嬾搖白羽扇　躶體青林中　脫巾挂石壁　露頂灑松風

齊賢曰晉陳敏之逆顧榮以白羽扇揮之衆皆潰敏走追獲之江乘南史陶弘景好松風（士贇曰）晉書胡毋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祼裎閉室酣飲已累日光逸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窺之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耳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

謂之八達

山中與幽人對酌

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齊賢曰）陶潛貴賤造之有酒輙設潛若先[illegible][illegible]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

春日醉起言志

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楹
覺來盼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
感之欲歎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齊賢曰淵明歸去來辭眄庭柯以怡顏沈約詩流復滿林士贇曰莊子曰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又子犁曰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也楞伽經偈曰遠離於斷常世間恒如夢又入威龍文之章曰全汝形抱汝精毋使汝思慮營營思慮營營則忘汝形勞汝生陶潛詩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唐長孫順德坐累為民太宗閱功臣圖見其像憐之遣使視順德方頹然醉遂召為澤州刺史淵明詩杯盡壺自傾公孫尼子曰衆人役物而忘情郭象論曰忘情於無有之域太白此詩擬陶之化也

廬山東林寺夜懷

我尋青蓮宇獨往謝城闕霜清東林鐘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歇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

湛然冥真心曠劫斷出沒齊賢曰青蓮宇梵宮也毛詩在城闕兮廬山寺及東林虎溪事並見前繫辭曰寂然不動士贇曰楞嚴經曰縱觀如來青蓮花眼亦在佛面謝靈運詩且申獨往意曹植詩顧盼戀城闕楞嚴經佛告阿難汝齅此鑪中栴檀此香為復生栴檀木生於汝鼻為生於空鈞天廣樂見前維摩詰經曰舍利佛言憶念我昔曾於林中宴坐樹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舍利佛不必是坐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於三界現身是為宴坐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為宴坐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為宴坐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又曰阿那律言吾見此釋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楞嚴經云如來說地水火風本性圓融周遍法界湛然常住又云汝與衆生亦復如是寶覺真心各各圓滿又云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本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釋藏經十六

祖羅睺羅見僧伽難入定方起尊者曰汝身定耶心可定耶曰身心俱定尊者曰何有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体常寂此用没字易入字以叶韻云

、尋雍尊師隱居

羣峭碧摩天。逍遙不記年。撥雲尋古道。倚樹聽流泉。花暖青牛臥。松高白鶴眠。語來江色暮。獨自下寒煙。

齊賢曰青牛花葉上青虫也有兩角如蝸牛故云鶴經曰鶴陽鳥十六年小変六十年大変千六百年形定色白士贇曰鳥生入九子詩黄鵠摩天極高飛毛詩於焉逍遙

與史郎中欽聽黄鶴樓上吹笛

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黄鶴樓中吹玉

笛江城五月落梅花（齊賢曰）恨賦曰遷客海上黃鶴樓見前樂府解題曰梅花落笛中曲也自宋鮑照以下常為之（士贇曰）東漢王景傳曰長安耆老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

對酒

勸君莫拒杯春風笑人來桃李如舊識傾花向我開流鶯啼碧樹明月窺金罍昨日朱顏子今日白髮催棘生石虎殿鹿走姑蘇臺自古帝王宅城闕閉黃埃君若不飲酒昔人安在哉（齊賢曰）左傳見子產如舊相識晉載記石虎篡立作大武殿於襄國殿基高二丈八尺縱六十五步廣七十四步髹以紋石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以漆灌庬金鐺銀楹珠簾玉壁殿上施白玉床流蘇帳為金被以冠帳顛漢伍被傳曰昔子胥諫吳吳王不用

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王齊賢曰）江淹詩碧樹先秋落謝靈運詩未厭青春好已覩朱顏移減盛感物歎星星白髮垂曹植詩壯哉帝王居淮南子黃泉之埃上爲黃雲鮑照詩餘人安在哉

醉題王漢陽廳

我似鷓鴣鳥南遷嬾北飛時尋漢陽令取醉月中歸

齊賢曰廣志云鷓鴣似雉徂南不北向楊孚交州異物志鳥象雌雄各鷓鴣其志懷南不思北徂漢陽縣在大別山之西

嘲王歷陽不肯飲酒

地白風色寒雪花大如手笑殺陶淵明不飲杯中酒浪撫一張琴虛栽五株柳空負頭上巾吾於爾何有

（士贇曰）南史垣崇傳自可拍手笑殺陶潛詩且進杯中物論語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餘悉櫽括陶潛傳語詳見前

獨坐敬亭山

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齊賢曰）陶潛詩孤雲獨無依又衆鳥欣有托又衆鳥相與飛敬亭山見前註

自遣

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稀。

（齊賢曰）日入曰暝歸去來辭鳥倦飛而知還

訪戴天山道士不遇

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

野竹分青靄飛泉挂碧峰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

齊賢曰謝靈運詩停策倚茂松士贇曰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曰左右青靄表裏紫霄郭璞詩嚼蘂挹飛泉陸機詩飛泉漱鳴玉

、秋日與張少府楚城韋公藏書高齋作

日下空庭暮城荒古跡餘地形連海盡天影落江虛

舊賞人雖隔新知樂未踈彩雲思作賦丹壁間藏書

楂擁隨流葉萍開出水魚夕來秋興滿回首意何如

齊賢曰楚詞樂莫樂兮新相知說文楂水中浮木潘安仁有秋興賦士贇曰陸機嘆逝賦愍城闕之丘荒

荀卿雲賦五彩備而成文莊子曰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

懷思

秋夜獨坐懷故山 去長安後

小隱慕安石遠遊學屈平天書訪江海雲臥起咸京入侍瑤池宴出陪玉輦行誇胡新賦作諫獵短書成但奉紫霄顧非邀青史名 齊賢曰王康琚詩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謝安初盤桓東山屢違朝命及登台輔堂有東山之志屈原名平作遠遊云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咸京咸陽也列子周穆王觴王母於瑤池之上籍田賦曰天子御玉輦長楊賦序曰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

農民不得收斂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諷司馬相如傳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逐埜獸相如因上疏諫上善之梁簡文賦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鋪王贊曰晉書隱逸傳序古先智士介焉超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迹囂塵莊周空說劒墨翟恥論之表無照詩雲卧恣天行

兵拙薄遂疎絕歸閒事耦耕顧無蒼生望空愛紫芝榮寥落暝霞色微茫舊壑情秋山綠蘿月今夕爲誰明

齊賢曰莊子有說劒篇淮南子曰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至郢見楚王曰聞王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王曰不必得宋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班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乃輟不攻宋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晉書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王贊曰列仙傳

四皓歌曰曄曄紫芝可以療飢

憶崔郎中宗之遊南陽遺吾孔子琴撫之潸然感舊

昔在南陽城唯飡獨山蕨憶與崔宗之白水弄素月
時過菊潭上縱酒無休歇泛此黄金花頹然清歌發
一朝摧玉樹生死殊飄忽留我孔子琴琴存人已歿
誰傳廣陵散但哭邙山骨泉戸何時明長埽狐兎窟

齊賢曰唐鄧州南陽郡寰宇記金陵溧水縣有獨山在縣東十里不與羣山連白水邑名見前盛弘之荆州記菊水出穰縣芳菊被涯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上壽百二十歲世說陳文康亡何陽州聽葬云

玉樹著士中使人情何能已已王子敬死子猷入坐靈牀取子敬琴彈絃既不調擲地云子敬人琴俱亡嵇康將刑東市顧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之廣陵散於今絶矣郭緣生述征記洛陽北邙嶺靡迤長阜自滎陽山連嶺修亘至于東垣張孟陽詩狐兔窟其中士贇曰漢書齊田儋傳田横縱酒師古曰縱放也放意而飲酒陶潛詩清歌發新聲莊子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憶東山二首

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

士贇曰陶潛詩薔薇葉已抽毛詩英英白雲

其二

我今携謝妓長嘯絶人羣欲報東山客開關掃白雲

齊賢曰謝安携妓東山事見前士贇曰魏氏春秋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對隱者蘇門生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逌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顔延之詩長嘯若懷人

望月有懷

清泉映疎松不知幾千古寒月搖清波流光入牕戶對此空長吟思君意何深無因見安道興盡愁人心

齊賢曰晉書王子猷訪戴安道興盡而返事見前士贇曰曹植詩流光正徘徊洛神賦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又詩離思一何深魏文帝詩夏麥來思君不敢忘

對酒憶賀監二首并序

太子賓客賀公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爲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爲樂悵然有懷而作是詩

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

昔好杯中物翻一作今爲松下塵金龜換酒處却憶淚沾巾

齊賢曰唐書賀知章字季真與陸象先善象先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鄙吝生矣玄宗時爲太子賓客授秘書監晚節放誕自號四明狂客

士贇曰陶潛詩且進杯中物陸機詩昔爲七尺軀今成灰與塵

其二

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敕賜鏡湖水爲君臺沼榮

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夢凄然傷我情

齊賢曰四明山見前賀知章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夕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擢其子曾爲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晉王羲之傳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爲寫道德經孟子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

士贇曰莊子云客悽然變容

重憶一首

欲向江東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

齊賢曰知章越州會稽郡人裴敬墓碑曰予嘗過當塗訪翰林舊宅於浮圖寺化城之僧得翰林自[illegible]賀監不遇詩云東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味之不足重之爲寳

春歸沅湘有懷山中

沅湘春色還風暖煙草綠古之傷心人於此腸斷續予非懷沙客但美採菱曲所願歸東山寸心於此足

齊賢曰屈原懷沙賦浩浩沅湘兮分流汨滄別賦行子腸斷百感悽愴張景陽七命曰榜人奏採菱之歌王贊曰東山在會稽事見前沈約詩云寸心於此足

落日憶山中

雨後煙景綠晴天散餘霞東風隨春歸發我枝上花花落時欲暮見此令人嗟願遊名山去學道飛丹砂

齊賢曰謝朓詩餘霞散成綺礼記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王贊曰鮑照詩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

欲沉丹砂
見前注

憶秋浦桃花舊遊時竄夜郎

桃花春水生白石今出沒搖蕩女蘿枝半搖青天月不知舊行徑初拳幾枝蕨三載夜郎還於茲鍊金骨

齊賢曰太白有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毛詩蔦與女蘿又言采其蕨唐夜郎縣隷溱州士贇曰鮑照詞云搖蕩春風媚春日又絲淚毀金骨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十三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十四

後學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感遇

越中秋懷

越水遶碧山周迴數千里乃是天鏡中分明畫相似一本首四句云蹈海思仲連遊山慕康樂攀雲窮千峯弄水涉萬壑下同愛此從冥搜永懷臨湍遊一爲滄浪客十見紅蕖秋觀濤壯天險望海令人愁路遐迫西照歲晚悲東流何必探禹穴逝將歸蓬丘不然五湖上亦可乘扁舟(齊賢曰)王羲之曰每行山陰道

上如鏡中遊天台賦序遠寄冥搜杖乗七發將以入
月之望觀濤乎廣陵之曲江古樂府有登高丘而望
遠海漢書會稽山上有禹穴張晏曰禹巡狩會稽而
崩因葬上有穴穴民間云禹入此穴(士贇曰)易曰天
險不可升毛詩逝將去汝蓬
丘及范蠡扁舟五湖事見前

效古二首

朝入天苑中謁帝蓬萊宮青山映輦道碧樹揺煙空
謬題金閨籍得與銀臺通待詔奉明主抽毫頌清風
(齊賢曰)謝玄暉詩既通金閨籍毛詩吉甫作頌穆如
清風(士贇曰)漢書建章宮其北治太液池漸臺高二
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臺梁像海
中仙山上林賦輦道纚屬鮑照詩雲生玉堂裏風靡
銀臺陂漢書東方
歸時落日晩躞蹀浮雲驄人馬本

無意飛馳自豪雄入門紫鴛鴦金井雙梧桐清歌強
古曲美酒沽新豐快意且為樂列筵坐群公光景不
可留生世如轉蓬早達勝晚遇羞比垂釣翁（齊賢曰）補白馬
賦望朝雲而蹀足漢書馬生渥洼水中歌曰籋浮雲
晻上馳蘇林曰言天馬上躡浮雲也西京雜記曰茂
陵富人袁廣漢於北邙山築園激流水注內養紫鴛
鴦謝靈運詩清歌拂梁塵新豐事見前秦嘉詩為樂
常苦晚（士贇曰）曹植詩光景不可攀又
轉蓬離本根此詩樂府富貴之體也

其二

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蛾眉不可妬況乃效其矉
所以尹婕妤羞見邢夫人低頭不出氣塞默少精神

寄語無鹽子如君何足珍（齊賢曰）鮑照詩秀色若可食西施見前宋玉好色賦序曰天下佳人莫如臣東家之子莊子曰西施病心而矉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離騷衆女嫉蛾眉史記武帝夫人尹婕妤邢夫人同時幸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帝許之令他夫人飾徒御者數十人尹見之曰非邢夫人也帝曰何曰視其形貌不足當人主詔邢衣故衣獨來尹望見曰是矣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劉向新序曰齊有婦人極醜號曰無鹽女臼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士贇曰）此詩刺時以色相尚而不好德者故末句反言之曰寄語無鹽子如君何足珍也

擬古十二首（士贇曰）擬古者擬古詩也古人多有此體至於句意亦不大相遠焉

青天何歷歷明星如白石黃姑與織女相去不

銀河無鵲橋非時將安適闔人理紈素遊子悲行役缾冰知冬寒霜歎遠客客似秋葉飛飄飄不言歸別後羅帶長愁寬去時衣乘月託宵夢因之寄金徽

齊賢曰古樂府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淮南子烏鵲塡河成橋而渡織女又曰見缾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唐羈縻州有金徽州隸振武軍王贊曰古詩衆星何歷歷宗懍荊楚歲時記黃姑郎河鼓也蓋語訛所致云爾雅河鼓謂之牽牛班婕妤詩新製齊紈素古詩被服紈與素詩小序曰君子行役無期度鮑照詩羈客離安時飄颻無定所梁鮑泉寒閨詩從來腰自小衣帶執巾寬王粲詩迴身入空房任夢逼精誠此篇傷時窮兵黷武行役無期度男女怨曠不得遂其室家之情感時而悲者焉哀而不傷怨而不誹貞有國風之體此晦庵之所謂聖於詩者歟

其二

高樓入青天下有白玉堂明月看欲墮當𥦗懸清光
遥夜一美人羅衣沾秋霜含情弄柔瑟彈作陌上桑
絃聲何激烈風卷遶飛梁行人皆躑躅棲鳥去廻翔
但寫妾意苦莫辭此曲傷願逢同心者飛作紫鴛鴦

齊賢曰古詩西北有高樓玉堂陌上桑及韓娥歌響
繞梁鴛鴦事並見前陸士衡詩振衣聊躑躅士贇曰
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王粲詩含
情欲待誰蘇武詩長歌正激烈禮記鮑照詩吞聲躑
躅不敢言梁鄧鑑閨怨詩君言妾貌閑妾意君心移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此詩喻賢者懷才抱藝有
以聳動人之耳目而不肯以身輕許

其三

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黃金高北斗不惜買陽春
石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即事已如夢後來我誰身
提壺莫辭貧取酒會四鄰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

齊賢曰秦王謂尉遲敬德曰公之忠如山嶽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古樂府鑿石見火能幾時提壺云提壺沽美酒士贇曰潘岳詩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歘如敲石火瞥若截道飈鮑照詩悠悠世中人陶潛詩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記檀弓曰以與四鄰交老子曰無形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楊子神心惚恍此篇達生者之詩也古詩中有此體

其四

淸都綠玉樹灼爍瑤臺春攀花弄秀色遠贈天仙人香風送紫蘂直到扶桑津取掇世上豔所貴心之珍相思傳一笑聊欲示情親齊賢曰列子云淸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淮南子曰崑崙墟層城九重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琁樹離騷望瑤壇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士贇曰李陵詩各言長相思漢書蘇武傳一笑相樂此遊仙詩

其五

今日風日好明日恐不如春風笑於人何乃愁自居吹簫舞彩鳳酌醴鱠神魚千金買一醉取樂不求餘達士遺天地東門有二疏愚夫同瓦石有才知卷舒

無事坐悲苦塊然涸轍鮒來事見前應璩詩酌醴焚[illegible]

枯魚蔡邕與袁公書曰酌麥醴燔乾魚漢書䟽廣䟽受稱病乞骸骨上許之公卿故人邑子祖道供張東都門外五思詩可爲達士模又塊若枯池魚莊子曰周中道顧視車轍中有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王贊曰莊子曰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淮南子曰盈縮卷舒與時變化按鮒字本作魚若作魚是重押一韻今作鮒莊子守鯢鮒注曰鮒音附又音蒲李云鯢鮒皆小魚也當作鮒鮒音蒲無疑此篇亦達生而能與時卷舒者其太白之素志歟

其六

運速天地閉胡風結飛霜百草死冬月六龍頹西荒太白出東方彗星揚精光鴛鴦非越鳥何爲眷南翅

惟昔鷹將犬今爲侯與王得水成蛟龍爭池奪鳳凰
北斗不酌酒南箕空簸揚〔齊賢〕曰易云天地閉賢人隱蔡琰胡笳曰胡風夜夜吹邊月春秋命曆序曰皇伯登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西王母晉志太白西方秋金義也進退以候兵其出東方失行中國敗妖星一日彗星所謂掃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除舊布新彗體無光傅日而爲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古今法曰鴛鴦水鳥鳧類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古詩越鳥巢南枝鷹將犬言昔韝鷹牽犬獵於田野今皆爲侯王矣荀勗爲中書令罷曰奪我鳳凰池大東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士贇〕曰後漢陳龜表曰臣累世展鷹犬之用北史齊神武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後魏本傳楊大眼顧謂同僚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

當是太白從永王璘時所當作詩諷王勤王而王不從知王不足與有爲故作是詩也運遽天地閉喻明皇晚年賢人隱而群小用事也胡風結飛霜喻祿山兵叛也百草死冬月喻人民遭殺戮也六龍頹西荒喻明皇西幸也太白出東方彗星揚清光喻兵興除舊布新也鴛鴦非越鳥可爲眷南翔喻王元非南人何爲眷眷於南方也惟昔鷹將犬今爲侯與王得水成蛟龍爭池奪鳳凰喻起於行伍而能立功者已致高位也今卒伍之徒能立功者尚致高位王何爲眷眷然擁兵南方翱翔江上而不爲勤王之舉以立功名取爵位也哉北斗不酌酒南箕空簸揚喻王終不足與有爲如北斗之空有斗名而不可以挹酒漿南箕之空有箕名而不可以簸揚無有爲也言有盡而意無窮豈後人作詩明譏顯刺者所可同日語哉

其七

世路今太行迴車竟何託萬族皆凋枯遂無少可樂
曠野多白骨幽魂共銷鑠榮貴當及時春華宜照灼
人非崑山玉安得長璀錯身沒期不朽榮名在麟閣

齊賢曰劉孝標廣絕交論曰出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陶潛詩萬族皆有託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不朽虞羲詩當今麟閣上古詩榮名以為寶士贇曰左思詩咄嗟復彫枯魏許昌碑表曰白骨既交輝於曠野楚詞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妙以淫放江淹詩人事亦銷鑠古詩為樂當及時蘇武詩努力愛春華李善曰春華喻少時也鮑照詩草賢未照灼此篇乃熟識世諦罔歸於盡惟當及時立功名以傳不朽耳

其八

月色不可掃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螢飛百草

日月終銷毀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見此樹老

金丹寧誤俗昧者難精討爾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

飲酒入玉壺藏身以爲寶(齊賢曰)月令季夏之月腐草化爲螢莊子音義曰蟪與蟪同蛄與姑同司馬相如云蟪蛄寒蟬也一名蝭蟧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神仙傳壺公賣藥於汝南市日入後跳入壺中(士贇曰)南史齊武帝紀曰卿雲玉露楚詞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老子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莊子曰失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古詩榮名以爲寶太白素志學仙此詩是反古詩中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之意猶反騷云

其九

生者爲過客死者爲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月兎空擣藥扶桑已成薪白骨寂無言青松豈知春前後更嘆息浮榮何足珍（齊賢曰）上古詩松柏摧爲薪（士贇曰）列子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莊子曰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傳玄天問曰月中何有白兎擣藥劉孝標論歷萬古而一遇陳延年詩萬古陳往還

其十

僊人騎綵鳳作下閬風岑海水三清淺桃源一見尋

遺我緑玉杯兼之紫瓊琴杯以傾美酒琴以閑素心

一物非世有何論珠與金琴彈松裏風杯勸天上月

風月長相知世人何倏忽(齊賢曰)東方朔十洲記崑崙有三角一角正北上干北辰星之耀名閬風巔神仙傳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日陶潛桃花源記見前(士贇曰)顏延年撰陶徵士誄曰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倏忽見前

其十一

涉江弄秋水愛此荷花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

佳期綵雲重欲贈隔遠天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前

(齊賢曰)陸士衡有擬涉江採芙蓉一本有折荷有贈詩與此全同上第二句改二字云愛此紅蕖鮮阮籍

詩蕩漾焉可能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士贇曰陸韓卿詩秋水落芙蓉謝朓詩佳期悵何許江淹詩相思巫山渚悵望雲陽臺又竊愁涼風至此比興之詩也首兩句喻賢者慕君之爵位而欲士也三句四句喻賢者纔得位而害之者已至也佳期是與佳人相期也釋楚詞者曰不敢指言君尊故托辭曰佳人也綵雲重者喻女謁讒夫之昌盛也欲贈隔遠天者喻賢者欲有所獻言於君去天遠而爲女謁讒夫之所間隔也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前者喻雖思君而無從見君惟有悵望涼風之前以寄吾眷戀之意云耳涼風亦薄德之形容也辭微意顯可謂怨而不誹者矣

其十二

去去復去去辭君還憶君漢水既殊流楚山亦此分人生難稱意豈得長爲群越燕喜海日燕鴻思朔雲

別久容華晚琅玕不能飯日落知天昏夢長覺道遠

望夫登高山化石竟不返（齊賢曰）蘇子卿詩去去從此辭漢水見前謝玄暉詩雲端楚山見陶隱居本草云紫胷輕小者是越燕胷斑黑聲大是胡燕曹氏感舊賦曰胡馬仰朔雲淮南子曰西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注球琳琅玕皆美玉宣城志昔有人往楚累歲不還其妻登此山望夫乃化爲石其山臨江周回五十餘里（士贇曰）陸機詩去去遺情素此篇其大白去國之時所作乎身在江海心居魏闕懷君憂國之意藹然見於言辭之表末四句意是涍嘆之曰雖遭時昏亂隔絕遠方然愛君之心猶石之堅也辭嚴意婉悲夫

感興八首

瑤姬天帝女精彩化朝雲宛轉入夢宵無心向楚君

錦衾抱秋月綺席空蘭芬茫昧竟誰測虛傳宋玉文

齊賢曰襄陽耆舊傳云赤帝女瑤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楚王令宋玉賦神女事見前毛詩錦衾爛兮江淹詩綺席生浮埃（士贇曰）莊子云茫乎昧乎未之盡者江淹詩誰能測幽微

其二

洛浦有宓妃飄颻雪爭飛輕雲拂素月了可見清輝解珮欲西去含情詎相違香塵動羅襪綠水不沾衣陳王徒作賦神女豈同歸好色傷大雅多爲世所譏

齊賢曰漢書音義云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洛水爲神陳思王曹植作洛神賦詠之曰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又曰願誠素之先達兮解

王粲詩含情欲誰待高唐神女二賦乃宋玉寓言以成其文章洛神賦則子建擬之而作後世之人如癡子聽人說夢以爲誠有是事惟太白知其托辭而譏其不雅可謂識見高遠者矣

其三

裂素持作書將寄萬里懷眷眷待遠信竟歲無人來征鴻務隨陽又不爲我棲委之在深篋蠹魚壞其題何如投水中流落他人開不惜他人開但恐生是非

齊賢曰鄭玄注禮記曰素生帛也禹貢陽鳥攸居孔安國曰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古猛虎行饑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書中蠹魚一名蟫（士贊曰）晉書殷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

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莊子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其四

芙蓉嬌綠波，桃李誇白日。偶蒙春風榮，生此豔陽質。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飛，零落互相失。詎知凌寒松，千載長守一。（士贇曰）按此篇已見二卷古詩四十七首，必是當時傳寫之殊，編詩者不能別，姑存于此卷。觀者試以首句比並而論，美惡顯然，識者自見之矣。

其五

十五遊神仙，仙遊未曾歇。吹笙坐松風，汎瑟窺海月。西山玉童子，使我鍊金骨。欲逐黃鶴飛，相呼向蓬闕。

一何高高高株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士贇

曰此比興之詩以喻賢

者相招以求祿仕者

其六

西國有美女結樓青雲端蛾眉艷曉月一笑傾城歡
高節不可奪炯心如凝丹常恐彩色晚不為人所觀
安得配君子共乘雙飛鸞（齊賢曰陸機詩高樓一何峻飛步躡雲端毛詩螓首
蛾眉漢書李夫人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
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士贇曰史記魯仲連好持高
節左思詩高節卓不群謝眺詩既秉丹石心江淹詩
綵色世所重此篇喻賢者有所抱負審所去就不肯
輕以身許人復恐老之將至功業未建於時
無聞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與共祿位也

其七

揭來荊山客誰爲珉玉分良寶絕見棄虛持三獻君

直木忌先代芬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沉溟道所羣

東海有碧水西山多白雲魯連及夷齊可以躡青芬

〔士贇曰〕按此篇已見二卷古風但有數語之異是亦當時初本傳寫之殊編詩者不忍棄兩存之耳

其八

嘉穀隱豐草草深苗且稀農夫既不異孤穗將安歸

常恐委疇隴忽與秋蓬飛烏得薦宗廟爲君生光輝

〔齊賢曰〕毛詩茀厥豐草種之嘉茂又誕降嘉種陶潛

興之詩刺時賢之不能引類以華以爲國用者歟嘉
穀隱豐草草深苗且稀喻賢人在野混於常人之中
農夫旣不異孤穗將安歸蓋謂農夫見穀之在草而
不別異之猶賢者見賢之在野而不能薦進之也常
恐委疇隴忽與秋蓬飛者喻在野之賢惟恐老之將
至與草木俱腐也烏得薦宗廟爲君生光輝者以喻
在野之賢冀望在位之賢引而進之以羽儀朝廷也
嗟夫士懷才而不遇
千載讀之猶有感激

寓言三首

周公負斧扆成王何夔夔武王昔不豫剪爪投河湄
賢聖遇讒慝不免人君疑天風拔大木禾黍咸傷萎
管蔡扇蒼蠅公賦鴟鴞詩金縢若不啓忠信誰明之

齊賢曰明堂位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扆依南鄉而立注天子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扆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尚書夔夔齋栗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注不悅豫史記與書皆言爲三壇周公北面植璧秉珪告于太王王季文王不言剪瓜事又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啓金縢之書得周公代武王之說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士贇曰此詩懼讒也隱括金縢之事以申其意耳

其二

搖裔雙綵鳳婉孌三青禽往還瑤臺裏鳴舞玉山岑

以歡秦娥意復得王母心區區精衛鳥銜木空哀吟

齊賢曰謝靈運詩搖曳起長津秦娥弄玉也穆公女弄玉嫁蕭史吹簫似鳳聲鳳凰來止事見前大人賦曰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張揖曰三足烏三足青鳥也主爲王母取食謝脁詩見就玉山岑士贇曰詩于婉兮孌兮阮籍詩婉孌有芬芳精衛銜木石塡海事見前此篇比興之詩綵鳳青禽以比佞幸之人瑤臺玉山以比宮掖秦娥以比公主王母以比后妃盡以諷刺當時出入宮掖取媚后妃公主以求爵位者精衛銜木石以比小臣懷區區報國之心盡忠竭力而不見知者其意微而顯矣

其三

長安春色歸先入靑門道綠楊不自持從風欲傾倒

海燕還秦宮雙飛入簾櫳相思不相見託夢遼城東

齊賢曰唐京兆府長安縣即長安也霸城門民間謂之青門江淹詩秋月照簾櫳士贇曰何晏景福殿賦從風飄揚江淹詩結髮不相見王粲詩託夢通精誠此篇閨思詩也良人從軍滔滔不歸感時觸物而動懷春之思者歟綠楊海燕以起興也婉然國風之體所謂聖於詩者此歟

一 秋夕旅懷

涼風度秋海吹我鄉思飛連山去無際流水何時歸目極浮雲色心斷明月暉芳草歇柔豔白露催寒衣夢長銀漢落覺罷天星稀含悲想舊國泣下誰能揮

齊賢曰顏延年詩芬芳歇蘭若蘇武詩俯觀仰內傷心

遐方心懷舊國詞意悲惋哀哉

感遇四首

吾愛王子晉得道伊洛濱金骨旣不毀玉顏長自春

可憐浮丘公猗靡與情親舉手白日間分明謝時人

二仙去已遠夢想空殷勤（齊賢曰）全篇隱括王子晉事見前抱朴子曰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神女賦苞溫潤之玉顏（士贇曰）鮑照詩絲淚毀金骨葛龔與梁相張府君牋曰悠悠夢想願飛無翼此詩蓋有所懷托二仙而言也

其二

可歎東籬菊。莖疎葉且微。雖言異蘭蕙。亦自有芳菲。

春之盈樽酒。徒沾清露輝。當叅不君不採。飄落欲何依。

〔齊賢曰〕淵明詩採菊東籬下楚詞光風轉蕙汎崇蘭又芳菲菲而難虧陸機詩清露墜素暉〔士贇曰〕古詩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採將隨秋草萎此篇喻賢者蒙朝廷養育之恩有才而不見用空受此恩也當可用之時而君不採之惟有飄零老死而已將安所依乎

其三

昔余聞姮娥竊藥駐雲髮不自嬌玉顏方希鍊金骨飛去身莫返含笑坐明月紫宮誇蛾眉隨手會凋歇

〔齊賢曰〕淮南子曰羿得不死之藥于西王母未及服其妻姮娥竊而食之得仙奔入于月玉顏金骨見前春秋元命苞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故曰紫宮乃帝室也西京賦正

歌行曰容華宿夜零無故自消歌此篇遊仙躰也末句諷以色事人色衰愛弛者

其四

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潔巫山賦綵雲郢路歌白雪舉國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感登徒言恩情遂中絶齊賢曰此篇隱括宋玉荅楚王問及高唐登徒子好色賦事見前班婕妤詩自恩情中道絶士贇曰此篇太白特借宋玉事以申己之意耳知後篇詠壁上鸚鵡亦此意也

寫懷一十二首

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

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觀書散遺帙探古窮至妙
片言苟會心掩卷忽而笑青蠅易相點白雪難同調
本是疎散人屢貽褊促誚雲天屬淸朗林壑憶遊眺
或時淸風來閑倚欄(一作簷)下嘯嚴光桐廬溪謝客臨
海嶠功成謝人間(一作君)從此一投釣(齊賢曰漢東方朔待詔金馬門)

帙說文曰書衣也謝靈運詩異世可同調桐廬縣新
安東陽二水合於此遂東流爲浙江其上即嚴光瀨
文靈運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
共和之詩曰儻遇浮丘翁長絕子徽音(士贇曰潘岳
撰揚武仲誄曰彼帙散書屢覩遺文陸機謝表曰片
言隻字不關其間毛詩營營青蠅能汙白使黑莊子陽
春白雪其調高其和寡謝靈運詩高情屬天雲謝朓

見矣

尋陽紫極宮感秋作

何處聞秋聲翛翛北窗竹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
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
嬾從唐生決羞訪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
野情轉蕭散世道有飜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

齊賢曰陶潜云高卧北窗之下陸機詩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陶潜詩白雲宿簷端張衡賦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史記司馬季主楚人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賈誼俱出洗沐遊於卜肆謁司馬季主張景陽詩將從季主卜淮南子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衛大夫蘧瑗

陶潛爲彭澤令棄官賦歸去來詞（士贇曰）淮南子甯戚商歌許慎曰商秋聲也賈誼鵩賦萬物迴薄震蕩相轉詩云終朝採緑不盈一掬謝靈運詩幽獨賴鳴琴史記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顔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已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江淹詩蕭散得遺處陸機詩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陶潛問來使詩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太白雅尚沖澹是亦書懷之作也

江上秋懷

餐霞臥舊壑散髮謝遠遊山蟬號枯桑始復知天秋朔鴈別海裔越燕辭江樓颯颯風卷沙茫茫霧縈洲

黄雲結暮色白水揚寒流惻愴心自悲潺湲淚難收

蘅蘭方蕭瑟長歎令人愁齊賢曰顔延年詩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九華眞

妃曰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飡霞之道甚秘致霞之道甚易琴操許由曰散髪優游居原有遠遊篇古樂府枯桑知天風淮南子曰遊於江濤海裔注濤涯也裔邊也爾雅注杜蘅似葵而香王逸離騷曰杜蘅非杜若也士贇曰范曄後漢書袁閎散髪絶世趙景眞與嵇茂齊書曰飄飄遠遊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淮南子曰一葉落而天下知秋楚詞風颯颯兮木蕭蕭鮑照詩沙風暗空起江淹詩黄雲蔽千里潘岳詩白水過庭激謝朓詩寒流自清泚曹植詩咄唶令心悲楚詞横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𢕟惻此太白傷已之作也不惟傷已而復爲同類者傷之悲夫

秋夕書懷 一作秋日南遊書懷

北風吹海鴈南渡落寒聲感此瀟湘客淒其流浪情

海懷結滄洲〔一作遠心飛蒼梧〕霞〔一作遐〕想遊赤城始探蓬壺

事〔一作術〕旋覺天地輕澹然吟〔一作思〕高秋閑卧驂太清

蘿月掩〔一作隱〕空幕松霜結〔一作雲散〕前楹滅見息群動獵

微窮至精桃花有源水可以保吾生〔齊賢曰詩云淒其北風天台山圖曰赤城山天台之南門蓬壺蓬萊方壺也淮南子曰太清之治也和順以寂寞北山移文春蘿罷月陶潛詩日入群動息莊子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士贇曰陶潛與世流浪而遂徂鮑照詩流浪漸染經三齡淮南子曰澹然無欲而民自樸顏延年詩懷情滅聞見莊子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陶潛桃花源記事見前莊子吾生也有涯

避地司空原言懷

南風昔不競豪聖思經綸劉琨與祖逖起舞鷄鳴晨
雖有匡濟心終爲樂禍人我則異於是潛光皖水濱
上築司空原北將天柱鄰雪霽萬里月雲開九江春

(齊賢曰)左傳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
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易雲雷屯
君子以經綸晉祖逖傳逖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共
被同寢中夜聞荒鷄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
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
四海鼎沸豪桀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論
語我則異於是唐舒州同安郡懷寧縣武德元年析
置皖城皖陽安樂梅城梅城有皖山寰宇記皖水在

懷寧縣之西北晉廬江郡治陽泉有舒縣灊縣灊有
天柱山潯陽縣唐江州潯陽郡本九江郡禹貢九江
孔殷在潯陽界〔士贇曰〕晉書劉琨祖逖傳史臣曰劉
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倫之幕當
于是日實佻巧之徒與祖逖一散穀周貧聞雞暗舞思
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為貪亂者
矣謝尚等傳史臣曰康樂資兼文武志存匡濟陶潛
詩曰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
景俟乎大階平然後託微身以傾家事金鼎年貌可長
新所願得此道終然保清眞昔景奔日馭攀星戲河
津一隨王喬去長年王天壇〔齊賢曰〕大階事見前漢書陳萬年迁太僕萬年
廉平內行脩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士
贇曰〕江淹詩恩紀被微身以別賦倘有華陰上士服
食還仙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
顧練金鼎而方堅刻于西明子謂東郭先生曰此宮

亮臨薨上疏稱王羲之清眞有鑒裁廣雅曰馭日羲

和

上翟相百憂章 時在潯陽獄

共公赫怒天維中摧鯤鯨噴蕩揚濤起雷魚龍陷人成此禍胎火焚崑山玉石相椎仰希霖雨灑寶炎煨箭發石開戈揮日迴鄒衍慟哭燕霜颯來 齊賢曰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絶地維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鯤海賊魚則橫海之鯨突兀孤遊枚叔諫吳王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書序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說命曰用汝作霖雨漢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注魯陽楚之縣公楚平王

之孫司馬子其之子又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王信譖而繫之鄒衍仰天而哭正夏天爲之降霜

微誠不感猶縶夏臺蒼鷹搏攫丹棘崔嵬豪聖凋枯王風傷哀斯文未喪東岳豈頹穆逃楚難鄒脫吳災見機苦遲二公所咍驥不驟進麟何來哉

齊賢曰史記桀囚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郅都爲中尉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則目而視號曰蒼鷹豪聖周公世周公遭流言之變王道凋枯故函以下諸詩哀傷之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檀弓曰孔子歌曰太山其頹乎漢書楚元王交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後元王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爲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穆生曰易稱知幾

生獨留壬戌稍淫暴一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
使忤確曰舂於市鄒陽齊人仕吳久之吳王陰有邪
謀陽奏書諫王不內其言於是陽枚乘嚴忌皆去之
梁從孝王遊宋玉九辯云驥進而不求服兮鳳亦不
貪餧而忘食餧於僞切公羊春秋曰西狩獲麟有以
告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
拭面涕泗隕袍（士贇曰）左思詩咄嗟復凋枯說文曰
楚人謂相啁曰咍

星離一門草擲二孩萬憤結習憂從中催

金瑟玉壺盡爲愁媒舉酒太息泣血盈梧台星再朗

天網重恢屏法申恩棄瑕取材冶長非罪尼父無猜

覆盆儻舉應照寒灰（齊賢曰）鮑照詩淸如玉壺冰賈誼傳可爲長大息檀弓曰高子
皐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天官書曰魁下六星兩兩相
比者名曰三能蘇林曰音三台老子天網恢恢疏而

不失孔子曰公冶長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士贇曰傳玄擬楚詞曰光滅星離古詩歌竟長太息李陵與蘇武書曰此陵所以仰天搥心而泣血也丘遲與陳伯之書曰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抱朴子曰是責三光不照於覆盆之內也魏志劉廙傳魏諷反廙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大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舌之制也特原不問廙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荅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

萬憤詞投魏郎中

海水渤潏人罹鯨鯢蓊胡沙而四塞始滔天於燕齊何六龍之浩蕩遷白日於秦西九土星分嗷嗷栖栖南冠君子呼天而啼戀高堂而掩泣淚血地而成泥

獄子春而不章獨幽怨而沉迷齊賢曰海賦天綱浡潏桓子新論曰夏禹

之時洪水浡潏左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注鯨鯢大魚

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齊之北曰渤海燕之東

日遼海尚書青洪水滔天春秋命曆序駕六龍以上下

元宗幸蜀故云遷白日於秦西左傳晉侯曰南冠誰

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曰伶

人也與之琴者南音公語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屈

原傳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王贊曰

漢匈奴傳嚴尤曰胡地沙鹵多乏水草孝武紀曰建

始元年四月黃霧四塞時安祿山反范陽燕地故云

左傳曰芒芒九土顏延年詩臨堂對星分詩云鴻鴈

于飛哀鳴嗸嗸論語丘何爲是栖栖者與高堂喻朝

廷也兄九江兮弟三峽悲羽化之難齊穆陵關北愁愛

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門骨肉散百草遇難不復相

提攜樹榛拔桂囚鸞寵雞舜昔授禹伯成耕犁德自
此衰吾將安棲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臨危而
相擠子胥鴟夷彭越醢醢自古豪烈胡爲此繄蒼蒼
之天高乎視低如其聽卑脫我牢狴儻辨美玉君收
白珪齊賢曰九江三峽見前左傳南至于穆陵唐志沂州沂水縣有穆陵關洪州豫章郡南昌縣本
豫章縣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
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
在野禹趨下風立而問曰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
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何也子高曰
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
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
子闔行邪無事吾事耕而不顧吳太宰嚭與子胥有

耶于[illegible]

上曰胥山史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王贇曰〕晉許邁遊出採藥後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左傳趙盾曰括君姬之愛子江淹別賦送愛子兮沾羅裙漢書帝謂燕王旦曰今王骨肉至親曹植詩含辛骨肉情禮記長者與之提携蔡琰胡笳曰天蒼蒼兮上無緣史記子韋謂宋景公曰天高聽卑蜀秦宓傳張温問宓曰天有耳乎曰天處高而聽卑論語有美玉於斯毛詩白珪之玷尚可磨也

荊州賊平臨洞庭言懷作

脩蛇橫洞庭吞象臨江島積骨成巴陵遺言聞楚老水窮三苗國地窄三湘道歲晏天崢嶸時危人枯槁思歸阻喪亂去國傷懷抱〔齊賢曰〕唐岳州巴陵郡有象湖巴蛇吞象曝骨於此

因以名湖寰宇記羿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淮南子曰斬脩蛇於洞庭高誘曰十食有苗楷孔安國傳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士贇曰)楚詞歲既晏兮孰華予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陶潛詩一生亦枯槁張載詩季世喪亂起禮記顏淵曰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謝靈運詩懷抱觀古今

郢路方丘墟章華亦傾倒風悲猿嘯苦木落鴈飛早日隱西赤沙月明東城草關河望已絕氛霧行當掃長吁天可聞吾將問蒼昊

齊賢曰屈原哀郢曰發郢都而去國兮荒忽其焉極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赤沙湖在洞庭西(士贇曰)晉書紀史臣曰生靈版蕩社稷丘墟謝靈運詩風悲黃雲起漢武帝詞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班固答賓戲超荒忽兮躆顥蒼注顥蒼天也

覽鏡書懷

得道無古今失道還衰老自笑鏡中人白髮如霜草

捫心空嘆息問影何枯槁桃李竟何言終成南山皓

齊賢曰捫摸也莊子罔兩問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可其無摸操與漢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南山皓即商山四皓（士贇曰）莊子無從無違也始得首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

陶潛詩一生亦枯槁

田園言懷

賈誼三年謫班超萬里侯何如牽白犢飲水對清流

齊賢曰賈誼爲長沙王太傅事見前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行詣相者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後將本所從三千餘人平定西域五十餘國皆納質內屬明年下詔封超爲定遠侯邑

子戶(于賛曰)列子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下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江南春懷

青春幾何時黃鳥鳴不歇天涯失鄉路(一作歸)江外老華髮心飛秦塞雲影滯楚關月身世殊爛熳田園久蕪沒歲晏何所從長歌謝金闕

王齊賢曰黃鳥黃鸝也　鮑詩身世兩相棄　陶潛詩田園將蕪胡不歸　江淹詩晏君如何一王[illegible]　[illegible]薦蔡邕於何進

飛揚兮浩蕩頹延年詩慘悽
楚之詩乎食息不忘
君其志亦可哀也已

此太白流離湘

詠物 二十三首

聽蜀僧濬彈琴 蜀中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峯。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
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鐘。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齊賢曰 樂書相如蔡琰之綠綺 峨眉山在嘉州峨眉縣與青城相連 陸機詩揮手如振素 列子伯牙鼓琴志在流水 後漢志南陽郡西鄂縣注山海經曰豐山有九鍾是知霜鳴 郭璞曰霜降則鍾鳴故言知也 王贊曰 嵇康琴賦云 飆餘響於泰雲

魯東門觀刈蒲

魯國寒事早初霜刈渚蒲揮鎌若轉月拂水生連珠此草最可珍何必貴龍鬚織作玉牀席欣承清夜娛羅衣能再拂不畏素塵蕪[齊賢曰]梁簡文帝詩渚蒲變新節古詩新月似磨鎌[士贇曰]龍鬚草名見四卷此詩借蒲起興以自比也其有望君再用之意乎白之志亦可哀矣

詠鄰女東窻海石榴

魯女東窻下海榴世所希珊瑚映綠水未足比光輝清香隨風發落日好鳥歸願爲東南枝低舉拂羅衣無由共攀折引領望金扉[齊賢曰]新羅多海紅并海石榴唐書西域傳大秦國[illegible]

南蹟海中六百里至珊瑚洲底有盤石珊瑚
海人乘大船沉鐵網水底發其根取之晉武嘗以珊
瑚樹賜王愷高二尺許枝柯扶踈愷以示崇崇擊碎
之乃命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
光彩耀日曹植詩好鳥鳴高枝（士贇曰）古詩清商隨
風發曹植詩羅衣何飄飄古詩攀條折其榮左傳引
領西望潘岳詩引領望京室此亦君
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事之之意

南軒松

南軒有孤松柯葉自綿冪清風無閑時瀟灑終日夕
陰生古苔綠色染秋煙碧何當凌雲霄直上數千尺
齊賢曰陶潛詞撫孤松而盤桓冪冪莫秋切覆也世說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瀟灑（士贇曰）北山移文干青霄
而直
上

詠山樽二首 前一首作詠鄰少府山癭木樽

蟠木不彫飾。且將斤斧疎。樽成山岳勢。材是棟梁餘。外與金罍並。中涵玉醴虛。慙君垂拂拭。遂忝玳筵居。

齊賢曰鄒陽書蟠木根柢輪囷離奇士贇曰莊子匠石見社櫟樹不顧弟子曰自吾執斧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顧何也曰散木也毛詩我姑酌彼金罍

其二

擁腫寒山木。嵌空成酒樽。愧無江海量。偃蹇在君門。

齊賢曰莊子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規矩離騷云望瑤臺之偃蹇

初出金門尋王侍御不遇詠壁上鸚鵡 一作新故歸山

不遇詠鸚鵡詩

落羽辭金殿。孤鳴咤繡衣。能言終見棄。還向隴西飛。

齊賢曰太白自況也江淹詩列坐金殿側古歌辭曰上金殿酌玉樽漢表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曲礼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

紫藤樹

紫藤掛雲木花蔓宜陽春密葉隱歌鳥香風流美人

齊賢曰選詩密葉成翠幄士贇曰歌鳥見一卷

觀放白鷹二首

八月邊風高胡鷹白錦毛孤飛一片雲百里見秋毫

士贇曰孟子曰明足以察秋毫之末

其二

寒冬十二月蒼鷹八九毛寄言燕雀莫相啅自有雲霄萬里高齊賢曰漢書郅都嚴酷號曰蒼鷹啅隲握切士贇曰史陳涉傳曰燕雀安知鴻鵠志哉陸機詩灼灼在雲霄莊子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觀傅平王志安少府山水粉圖

粉壁為空天丹青狀江海游雲不知歸目見白鷗在傅平真人王志安沉吟至此願掛冠松溪石磴帶秋色愁客思歸坐曉寒齊賢曰唐博州博平郡博平縣士贇曰杜詩沉吟[illegible][illegible]蜀南史陶弘景

開朝服掛冠神武門上表辭祿[王]績曰
莊子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

題雍丘崔明府丹竈

美人爲政本忘機服藥求仙事不違葉縣已泥丹竈畢瀛洲當伴赤松歸先師有訣神將助大聖無心火自飛九轉但能生羽翼雙鳧忽去定何依[齊賢]曰王喬漢顯宗時爲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嘗詣朝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伺之言臨至必有雙鳧自東南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舄乃四年時所賜尚書官屬履漢書張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抱朴子曰九轉丹三日得仙[士贇]曰易云先天而天弗違莊子曰百姓不違其度

觀元丹丘坐巫山屛風

昔遊三峽見巫山見畫巫山宛相似疑是天邊十二峯飛入君家綵屏裏寒松蕭颯如有聲陽臺微茫如有情錦衾瑤席何寂寂楚王神女徒盈盈高咫尺如千里翠屏丹崖粲如綺蒼蒼遠樹圍荆門歷歷行舟泛巴水水石潺湲萬壑分煙光草色俱氳氛溪花笑日何年發江客聽猿幾歲聞使人對此心緬邈疑入嵩丘夢綵雲齊賢曰巫山三峽及陽臺神女等事並見前古詩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南史景陵王子良傳賁字文煥善畫能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北山移文丹崖重滓唐江陵府荆門縣三巴事見前謝宣遠詩遵途歎緬邈土實目楚同風風風兮木蕭蕭天台賦搏壁立之翠屏

植詩山樹鬱蒼蒼楚詞觀流水兮潺湲陸機詩

遯若飛流謝瞻詩遵途歎緬邈良曰緬邈長遠也

求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圖

百丈素崖裂四山丹壁開龍潭中噴射晝夜生風雷

但見瀑泉落如潨雲漢來聞君寫眞圖島嶼備縈廻

石黛刷幽草曾青澤古苔幽緘儻相傳何必向天台

齊賢曰說文瀑音木切飛泉也潨在宗切水會也又小水入大水也本草曾青生蜀中山谷及越嶲陶隱居云與空青同【士贇曰】淮南子撃之若雷濤之若風鮑照詩萬壑勢廻縈

見野草中有曰白頭翁者

醉入田家去行歌荒野中如何青草裏亦有白頭翁

折取對明鏡宛將衰鬢同微芳似相誚留恨向東風

齊賢曰本草白頭翁一名野丈人一名胡王使者一名柰何草生高山谷及野田陶隱居云處處有近根處有白茸狀似人白頭故以為名

流夜郎題葵葉

慙君能衛足嘆我遠移根白日如分照還歸守故園

齊賢曰左傳趙莊子曰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博物志張騫使西域得安石榴

瑩禪師房觀山海圖

真僧閉精宇滅跡合達觀列嶂圖雲山攢峯入霄漢

丹崖森在目清晝疑卷幔蓬壺來軒窻瀛海入几案

煙濤爭噴薄島嶼相淩　征帆飄空中瀑水灑天半
崢嶸若可陟想像徒盈嘆香與真心冥遂諧靜者翫
如登赤城裏揭步滄洲畔即事能娛人從茲得消散
贊賢曰賈誼鵩賦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北山移文
丹崖重嶂謝靈運詩想像崑山姿天台山賦赤城霞
舉而建標謝朓詩清暉能娛人（王贊賢曰）太玄經曰孝
子行則滅跡立則隱形謝靈運詩滅跡入雲峯郭璞
江賦協靈通氣噴薄掏陶謝惠連詩清波時凌亂傍
嚴經云何開示不入　鄢那獲眞實心妙覺明性又円
汝等衆生寶閣
眞心各各圓滿

白鷺鷥

白鷺下秋水孤飛如墜霜心閑且未去獨立沙洲傍

詠槿二首

園花笑芳年池草艷春色猶不如槿花嬋娟玉階側
芬榮何夭促零落在瞬息豈若瓊樹枝終歲長翕赩

齊賢曰漢書孝成皇后居昭陽舍砌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曹植詩零落歸山丘李陵詩思得瓊樹枝離騷折瓊枝以繼佩郭璞詩朱草正翕赩于贊曰鮑照詩千金顧笑買芳年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毛詩顏如舜華注舜木槿也記月令木堇榮頴釋槿木名又名蕣其花朝華暮落一名蕣華蓋取一瞬之義楚詞惟草木之零落

其二

世人種桃李皆在金張門攀折爭捷徑及此春風暄

一朝天霜下榮耀難久存安知南山桂綠葉垂芳根淸陰亦可託何惜樹君園 齊賢曰趙鞅陽虎曰樹桃李者夏得其休息秋得其實焉左太冲詠史云朝集金張館漢書蓋寛饒曰下無金張之託楚詞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子贊曰唐司馬承禎指終南山仕宦之捷徑耳易文言曰非一朝一夕之故

白胡桃

紅羅袖裏分明見白玉盤中看卻無疑是老僧休念誦腕前推下水晶珠 齊賢曰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南有白玉盤後漢明帝宴群臣大官進櫻桃以赤瑛盤賜群臣月下視之桃與盤同色群臣皆笑云是空盤又大秦國以水晶爲柱食器亦然

巫山枕障

巫山枕障畫高丘白帝城邊樹色秋朝雲夜入無行處巴水橫天更不流齊賢曰巫山高丘白帝城三巴水及神女朝雲等事並見前注

南奔書懷

遥夜何漫漫一作何時旦空歌石自爛寗戚未匡齊陳平終佐漢攙搶掃河洛直割鴻溝半歷數方未遷雲雷屢多難齊賢曰寗戚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陳平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作縱平使遊學仕魏王咎爲太僕人或讒之平亡去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與語悦之拜爲都尉掃河洛謂祿山反據洛陽也史記項王與漢約中分天下

紛鴻濛以西窮漢鴻濛以東窮[illegible]曰[illegible]
曰謝瞻詩鴻門銷薄蝕垓下隕攙搶尚書天之曆數
在爾躬詩云未堪家多難天人秉旄鉞虎竹光藩翰侍筆黃金臺
傳觴青玉按不因秋風起自有思歸歎主將動讒疑
王師忽離叛自來白沙上一作兵羅淪海上」鼓譟丹陽岸賓
御如浮雲從風各消散齊賢曰天人指永王璘漢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黃
金臺見前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
臣玉案之食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張翰因秋風
起思蓴鱸事見前宣州當塗縣貞觀八年省丹陽縣
入焉縣有丹陽湖鮑照詩賓御紛颯沓士贇曰應詢
詩時修貢職入覲天人書牧誓曰王左仗黃鉞右秉
白旄以麾詩云維蕃維翰鮑照詩曰賓御皆蒲零王
粲詩風流雲散一絶如雨舟中指可掬城上骸爭爨草草出近陽

行行踈前籌南奔劇星火北寇無涯畔顧乏七寶鞭留連道傍翫太白夜食昴長虹日中貫秦趙與天兵茫茫九州亂感遇明主恩頗高祖遂言過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劒擊前柱悲歌難重論齊賢曰左傳邲之戰楚秉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楚人圍宋將去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王敦欲妬熟將舉兵內向明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湖陰察其營壘而出敦晝寢夢日環其城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輙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

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詭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而止不追蘇林曰秦白起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食昴昴趙分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者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死士傳曰荊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祖逖范陽遒人京師亂率親黨避地遠泗口元帝召爲軍諮祭酒尹京口時帝方定江南未遑北伐逖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畔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響赴庶幾國恥可雪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逖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史記漢五年已并天下爲皇帝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說上起朝儀(王贊曰)毛詩勞人草草古詩行行重行行左傳茫茫九土東皙詩恢恢大圓茫茫九壤按此篇閒

事徧括句意到雜史非太白之作姑存而置諸卷末以俟心知其意者

